

八岁,古称“始龀”,是一个孩童脱去乳齿、换上新牙的新节点。11月11日,青岩古镇百无一用书店八周年之际,换上了两颗“新牙”:一颗是换地开业的新店址,从古镇东门的文昌阁旁,迁至北门的赵状元街,毗邻西南三省第一个文状元赵以炳故居;一颗是新揭牌的城市主题书房,打造“书店+书房”的阅读模式。

书房建设面积125平方米,目前藏书3500余册,配套有银饰体验工坊、无用咖啡馆等文旅品牌

产品。

百无一用“书店+书房”模式,将通过具有地域民族特色的图书、藏书,定期举行文化讲座沙龙、阅读分享、培训体验活动,为古镇居民和游客打造一个了解贵州地域文化的“文化橱窗”和“文化客厅”。

活动当天还举行了“林明璋:中国字的书法审美取向”“顾久:我心目中的黔学”两场讲座沙龙,以及“百无一用·琴书雅集”古琴雅集活动。

初冬时节,青岩古镇 一场琴书雅集 余音绕梁

“书店+书房”,阅读好去处——百无一用换新址

林明璋先生讲述: 中国字里的故事

“每一个中国字都有故事,都有审美,都有哲理。”11月11日,林明璋先生以“中国字的书法审美取向”为主题,讲述中国字里的故事。

讲座从“只有用手去指”的穴居时代开始。林先生说,穴居时代到上古时期,古人没有文字,语言、思想都很匮乏,一切交流都是用手指。随后有了“结绳记事”以及“刻符记事”的图案符号标识,它们出现在出土文物、摩崖岩画、少数民族服饰图案等地方,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。如八角星图案,有着辨方向、定时辰、分阴阳、记物候等古天文学知识;苗族同胞将历史穿在身上;古羌人部落出现了华夏民族的标识……

中国字的诞生,关涉到“仓颉造

字”的故事。据《淮南子》记载,仓颉造字后“天雨粟,鬼夜哭”。“自有文字,天大、地大,人亦大,”林先生说,从此人类可以铭记过去、记录现在、畅想未来,与时间同行。

接下来,林先生介绍了中国字从甲骨文至简体的五千年的演化过程:甲骨文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成熟中国文字系统,目前发现的单字有5000多个,能识读的有1500多个。殷商时期,甲骨文用于卜辞记事,有“象形、指事、会意”等造字原则,至周、春秋、战国,掀起了将文字书法升华为青铜器上的纹饰之美的风潮,即“金文”。随着木牍、竹简、锦帛的出现,毛笔的发明,中国字的书法审美由此别开生面;秦朝一统六合,秦始皇“书同文”,将此前的甲骨文、金文等文字统一为“小篆”;秦朝末年出现隶书,东汉年间演变为楷书,并在唐代达到高峰;印刷术的发展,宋代出现了楷书之“宋体”,中国字的规范、

流行到宋代达到顶峰。总之,中国书法法度各善其美,哲趣横生。

林先生认为,中国字的书写讲究的“笔断意连、气息不散”,与太极、气功之间

有着内在的关联。此外,写字也可以明理,他以“醉”“醒”“礼”“仪”等几个汉字的书写为例做了阐述。“可以说,不了解中国书法,就难以理解中国文化。具有强烈审美张力的书法艺术,千年来是中国有教养之人取之不竭的美育资源。”他说。

讲座上,林明璋先生还讲述了贵州最早有“自我铭文”的酒器以及现存最早的汉字书法木牍的故事。



林明璋,1949年生,贵州安顺人,原贵州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理事,贵州省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理事

古琴雅集动人心弦

当天晚间,“百无一用·琴书雅集”古琴雅集活动如期举行。雅集由国家二级演奏员、“西子琴舍”创办人西子召集。活动现场,西子和她的朋友、学生带来八首经典古琴曲目。

雅集由上、下两场活动组成。上半场演绎了《普安咒》《良宵引》《文王操》《流水》四首曲目。

下半场雅集,古琴音画《平沙落雁》,以及《离骚》《梅花三弄》《阳关三叠》的琴音一一响起。其中,古琴音画《平沙落雁》由文静、徐欢合奏,贵州省美术馆青年画院特聘画家张清智现场作画。

雅集終了,余音绕梁。



顾久先生主讲: “我心目中的黔学”

百无一用城市主题书房揭幕,顾久先生作“我心目中的黔学”的主题首讲。

顾老师“心目中的黔学”,以“人是生物”这一生物学共识作为出发点,并以生物学视角推导出“生物学观照世界”的方法论。

在顾老师看来,人是生物,生物要活下来需要生态。何为“生态”?他以五倍子的培育、茅台酒易地实验、人体肠胃菌群为例,说明“生态”是生命所需要的、看得见以及看不见的共同体,是一套复杂分层系统。“生态”可一分为二,即“自然生态”与“人文生态”。其中“自然生态”由“地质地貌、气候气象、土地土壤与物产资源”组成,人文生态由“谋生方式、组织秩序、习俗秩序与心态秩序”

四个要素组成。

“两个生态、八个要素”之间的交互影响、历史演变,即是顾久老师审视世界的“生态学思维”,黔学即与贵州这片天地独特生态相关联。

顾老师从贵州的地形地貌说起,10亿年前罗迪尼亚超大陆时,贵州所处的扬子板块呈现出整个地球最好的古生态,生活着更早的复杂生命;造山运动中,贵州地块多次褶皱升降,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。

贵州早期先民的谋生方式以狩猎为主,采集为辅;农耕时期,长时期为游耕加狩猎采集;明代建省后,大量汉族移民进入,引入农作物新品种,定耕农业更加广泛。在此谋生环境及方式下,物产虽然有限,但人们通过降低物质欲望、提升精神消费的方式,形成了“甘其食、美其服、安其居、乐其俗”的经济态度和生活心态,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称之为“消遣经济”;

“组织秩序上,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小社会。这种自然的组织纽带充满了真诚、互助、平等,至今仍然应该成为建立和谐社群关系的典范;

“习俗秩序上,以‘万物有灵’为依归。比如出远门,在野外不能随便喝水,若在野外的水井或小泉里饮水,则要在水井里或小泉里放一个草标,一是表示已经向井水的主人‘井神’留下了买水钱;二是在山林中,认为人类只是客人,山神才是主人……这些延续至今的习俗,是贵州人敬畏自然、敬惜资源的可贵品质;

“心态秩序上,谋生秩序中的‘消遣经济’产生出从容淡定的心理结构;组织秩序中的‘血缘关系’产生出质朴真挚、温馨互助的心理状态;习俗秩序中的‘万物有灵’产生出敬畏自然、敬惜资源的心理预期和行为习惯。”

传统贵州人为适应自然生态而形成的人文生态,即由此形成。随着历史的演进,贵州独特的人文生态也面临冲击。在顾久老师看来,明代贵州建省以来,贵州传统的“小社会”逐渐步入“大社会”;从西方社会传入的工商文明,在推进科技与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,也启动了人类无止境的本能欲望,继而造成了世界范围内人类与人类之间、人类与自然之间、人文与自然生态之间的撕裂。

顾老师认为,从发展主义的角度看,贵州历史上的生态是贫困落后甚至迷信的,但是在人类遭遇的生态危机面前,却具有弥足珍贵的借鉴意义。他阐释说,贵州民众所赖以生存与发展的“消遣经济”——降低消费欲望,增加社会交往与休闲娱乐,“血缘情怀”——真诚善良、互助互谅,“万物有灵”——敬畏自然、敬惜资源;以及与自然“天人合一”、与他人“推己及人”、对自己“克己复礼”的人文生态,这些使得贵州生态具有“不求大富大贵、从容淡定、稳步徐行、真诚互助、和谐温馨、敬畏自然、拥有诗意和远方”的生态价值,这是黔学的内在价值,有着未来指向作用。

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

顾久,1951年生。担任过大学教授,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,贵州省文联主席、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。关注于训诂、古汉语、文化史、贵州历史、语文教育等领域。